

主编 / 季羡林



领略巫山

周涛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领略巫山

周涛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领略巫山

周涛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作者小传

【周涛】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生于1946年3月，祖籍山西，1965年入新疆。现为兰州军区创作室一级作家，新疆作协副主席。著有诗集《神山》、《野马群》，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等。曾获第二届全国新诗（诗集）奖，第二届、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其作品《中华散文珍藏本·周涛卷》获鲁迅文学奖（1995~1996全国优秀散文奖）。

目 录

作者小传	(1)
领略巫山	(1)
滇行记虚	(5)
塔里木河	(21)
新疆! 新疆!	(28)
哈拉沙尔随笔	(32)
伊犁秋天的札记	(62)
和田行吟	(98)

目

录

仰卧于木板床一上，望着些墙边棚顶的洇痕水迹，听夜雨低诉，闻隔壁鼾声，实在觉得出一股潮湿凄美异地为客的滋味儿，而这滋味，全因这些雨声勾扯出来。

伯；就很容易地理解了 700 年前赶考的秀才或赴任的官吏，因豪雨受阻，歇在这样一座长江边上的小小 LU 城，夜半秉烛，孤馆吟诗，便不料竟得了独具神韵的名句。大约是“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吧，那秋池，你可以想象为院中的一个池，也可以恍然意会为整个长江或东海……致使数百年后你又偶然遭遇这样的意境，馆驿大异，人事全非，雨却是同样的，豪华而著名的巫山云雨。于是那秀才品味出的两句滋味便自己走出你的唇舌之间，如亡魂之人新体，使你茫然不知此身与 700 年前赶考秀才相距究竟有几尺之遥。

你几乎觉得一伸手，就能拽住那人的袍子问：“君即李商隐乎？”只是不去拽，听任那秀才足声渐隐于雨声，大珠小珠淅淅沥沥滴里嗒拉的声响，就走了一夜。

醒来，天是空旷清凉了，而残雨还在檐前、瓦上、阶畔发出一些闲响，格外有乐感。人武部的院子，门面不大，像一个旧时商贾的小私宅。内庭却深长。晨起立于楼上阳台，四顾皆山，山色青濛，仿佛离得很近。正面那座山昨夜横卧雨中的沉沉黑影，现在露出真相，一条大鱼脊背似的横拱在那里，晴空之下，正有一大群含着阴影的大朵白云贴着山脊结伴飞渡。这就是巫山的云，难怪名闻天下了。它有一种超然世外而又贴近生活的气度，有一种笼盖着你而又关切着你的意味儿，还有一种主人翁的劲头儿和是风

景又不像风景的自然态度。

而巫山县城的早晨，充满了此起彼伏的鸡鸣犬吠之声，不知那些鸡犬躲在哪里，却听得那鸡鸣之嘹亮、犬吠之慷慨就近在咫尺。山城小小，本来就生得如蜀人之紧凑，加上四面环抱着山，回声就格外大，和声的效果就特别好。这些朴素且充溢生命活力的喊声，有一种气息和魅力，能唤醒隐藏在人体深处的精力和生活欲望。它一点儿也不噪人，相反却能造成寂静和空旷的气氛，比大都市里高音喇叭播放的那些破烂迪斯科优美多了，对人身心的健康也有益得多。就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自然的声音均不能随意被人造的声音所替代。

这一天的计划原是游小三峡，因暴雨而山洪猛涨，船不能行，故放弃。巫山县的同志们便安排我们去看进小三峡的峡口，叫龙门口，离城不远。

决没有想到这峡口竟是如此气势夺人。

两岸陡壁之下紧紧夹着一条暴怒了的江，凌空一桥极高迈，衔通两峰。

先上桥，凌空俯看桥下，略目眩。江水从狭壁中挤出来，有夺路而去的勇猛，劈山救母的气概。两岸危崖隔江怒视，像两个守关的大将互相埋怨对方放走了江流，却谁也不肯靠前一步。

桥高 10 余丈，如一扁担搭在两山肩上。峡口风动，似乎一颤一颤的。桥栏及人腰腹，扶之下望，犹觉胆寒。若坠下去，无可幸免者。有鹰盘旋在桥下，顺逆于劲风，遨游于峡壁间巡视江面，似无所事事。峡壁高而苍鹰小江水

怒而苍鹰满不在乎，令人神往。

然后下桥，立于江岸边，桥已高不可及，江却骤然眼前了。三两只游船，用铁链系于码头，随波涛颠簸起伏，如树不胜风力，顷刻即拔之而去。江中怒浪奔腾，目不可追，时有浪峰轰然立起，若江中有一怪物拱出，凸起如一屋。然后坍塌深陷，又耸起。真奇景，大家无不喝采！

立江边，水因暴涨而溢于脚下，随浪涛涌动而伸缩。时有不及防者被水捉湿脚面，于是年轻些的女子便与此巨兽做顽童嬉，逗着逗着就被迅速移动的漫水捉住脚，一声尖叫。那江水也不笑，退回去，唰，就被一往直前的主流拽回去，一眨眼不见踪影。水和水面目难分，谁知此水非彼水耶？

大家情绪甚高，或拍摄，或投掷石子，或静观怒浪——泻千里。有人望见隔岸累石间有一小狗初试犬威，赶得几只老山羊四下逃窜，跳跃于乱石间。终使那小狗凯旋而归得意洋洋，有如占了便宜的一年级小学生。

那人就独自莫名其妙地笑起来。

人间：“你笑什么？”

他无法说明，因为那一幕好笑的情景已经过去了，诚如此浪一去不复返，谁也没法让它再退回去从眼前重流一次。

第二天，我们乘船离开了巫山，沿长江而去。

1988年6月23日

滇行记虚

我因此想要说，能够有机会云游旅行的人是有福了。我而且还想说，能够有机会与这样一些人结伴旅行的人，就更有福了。

这使我有机会见识了“我”以外的天地，也使我有机会认识了那比我的文化背景更高的人们。我是这样一个久居边陲的、缺少先进文化滋养的人，我承认，我很可怜，可怜如一块荒旱的土地，而且还泛着碱。任何一个人身边所流过的文化的水系，都比我丰富、比我深厚、比我源远流长。

我所望见的这片貌似无边而实则有限的天空，肯定是很蓝的。但是它没有云南的那种云，那种懒卧在峡谷半山腰上的一动不动的云，如烟缕，却不因风而散，像丝绸，并不闪光刺目。

我所生息的这块土地也是很大的，但它拥有的树和它拥有的人口一样稀少，它是纯北方式的，没有竹林，没有一棵榕树。它和大西南是一个亲切的对立面。

还有，我原来几乎没见过昆明夜空中的那种弯月，棱角那么鲜明，就像是假的，就像是把艾提尔尔礼拜寺拱

顶上的那一弯，偷偷摘下来，粘在了昆明的夜空里。

还有，那么多江。澜沧江、金沙江、怒江、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每一条江都有一个美妙绝伦无可替代的名字，每一条江都像古代文化名人那么著名，那么令人神往。

可是我这里没有一条江。

我们这儿只有河，额尔齐斯河，叶尔羌河，塔里木河，或者伊犁河……北方的河。

因此，旅行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次梦境？一次奢侈？一次提拔或超越？一次拯救和手术？唉，你哪里能够知道呢。

我是一个不会、也不愿意描写具体事物的人，我藐视具体。我宁愿被任命为一个作家中的调研员也不愿被任命为作家中的管理科长，虽然我也知道手握实权的管理科长要比空有名分的调研员强得多。有位善意的批评者说我是一个“悬浮在半空里的人”，我同意。在文学这个领域里，我宁愿悬浮半空，决不脚踏实地。可惜的只是我并没有取得天马行空的自由，在作家中，充其量我仍是个管理科长。

我酒后口出狂言，其实正因为我内心充满了自知。假如我真说过“我是天下第一——伟人”那样的话，那就请不要当真，而要这样理解：真正的伟人是需要这么说的，而只有那些绝望于成为伟人的普通的灵魂，才需要在生命的瞬间爆发一下拒绝平庸、渴望辉煌的呐喊。而呐喊，必是以绝望为前提的啊。但是，平庸是容易拒

绝的么？它像空气中的尘埃，随着你呼吸的每一次喘吐，进入你，侵蚀你，积累在你的肺叶胸腔之间，沉淀在你的血脉河流之壁，成为“块垒”，成为“淤泥”，最终窒息死你。至于辉煌，就更是一个复杂的、无法共同举手认同的概念。是一个小姑娘用两指捉住蜻蜓尾巴的宁静中午辉煌呢？还是江青身着草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俯视镜片下的芸芸众生辉煌？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解答，这个人生不等式，原没有固定的答案。

在稍许拉开一点距离之后，在回忆中，我感到这次旅行是辉煌的。苍山洱海是有光环的，泸沽湖是有梦幻色彩的，怒江大峡谷是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畹町是袖珍诗丛的一卷诗，大理呢？哦，大理是大理石上的一团奇异的移动着的纹路……

大 理

我算把大理给佩服死了。

你说，一个地方它凭什么就能那么符合一个人的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的心态呢？整个大理都是一种简朴的美，一份扎染的蓝。她仿佛是被历史这位白族老妇人用扎染或蜡染给套了色。

大理的天气风光又表现出一种无声的对季节的轻蔑否定。她不说，但是总会迫使你这么说，“难道世界上真的曾经有过四个季节的么？”如果有，那么这里的人怎么表现得如此习惯正常、一以贯之？如果没有，那么为

什么我们这些从别的季节走来的人脸上还留着时间的四色轮辗过的痕迹？

春天，是大理的一个有常住户口的儿媳妇。有自然的美，简朴，勤快，但是她因为年轻而有点霸道，她把其他的3个恋人给关在门外了，不让进来。

可是谁叫她那么美呢？

S师小客房前的桃花，开得那才叫“怒放”。你甚至能听见那桃树咬牙切齿、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声音，她简直有一种非得让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美的专横，她才叫才华横溢。更气你的是，在她的花枝上竟拴着一只鹦鹉，使她的美艳有了灵魂。活的，与人厮熟的鹦鹉，不说人话，专咬人的食指。后院的芭蕉和草坪上，也有这一手：会忽然窜出一只拖着蓬松尾巴跳跃的松鼠，一眨眼窜上古树，令你疑为眼花。

一个作家住在这里如果还写不出好作品，那还能怪谁？

任何一个地方，要是仅仅拥有点苍山还算不了什么；要是仅仅拥有洱海也不能算太了不起；要是同时拥有了这两样宝贝并且离得这么近，就算是有点奇了；但是谁还能再拥有一个永驻的春天呢。谁还敢奢望再有这么一座街巷古朴可爱的像绝版珍本线装书一般的小城呢？

大理，你有点过分了。

大理人，你们这种处之泰然的随和，安之若素的谦虚，也实在是有点太不够骄傲了，那些远不能和你们相比的都市人的自傲，如果给了你们，我们倒是愿意接受

的呢。你们真傻，你们以为所有地方都有苍山洱海吗？你们以为所有地方都没有严寒酷暑、都只把雪点缀在苍山额顶作为圣洁的装饰吗？

你们错了。但是你们错的多么善良。

凭着这份善良，你们应该得天独厚。

然而，就在这春天与和平的摇篮、老窝、发源地，竟驻扎着一支勇猛的野战师。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不够和谐，可我却觉得这支野战师恰恰像点苍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似的，给诗的大理增添了一股劲气。

这是一支以我的老家山西的抗日决死队为前身的部队，也是我的父亲当年投身效命的部队。燕赵慷慨的悲歌，是这支部队绵延不绝的血脉。昔日太岳好儿郎于今垂垂老矣，揽镜悲白发者，庶几有人；但是这支部队还活着，生动着，从野战S军到S师，决死队的后生一身英气，沙场秋点兵。

惭愧！

同为决死队的后人，刘永新副师长彪彪武夫、累累战绩，而我已经丈夫气减，徒有手中一支圆珠笔耳。刘永新，天生将佐之材也。少时为孩儿王；引众小厮打架；长大为师团长，率兵与敌人打仗。有战功，性忠勇。虽为副师长，眼睛里犹可见顽童之蛮憨狡黠之影子，蛮憨之对父老，狡黠以对敌人，不是正好么？

不过无论如何我得赞美这支部队，第一因为是老父的老部队，有世谊；第二因为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优秀的野战军，不疲沓，有精神，像个当兵的样子。兵就是

兵，训练有素，静若处子，动如猛虎。

大理还有个值得一提的是“双狗餐厅”。

小城有一条小街巷，小街巷上坐落着一个小餐厅，小餐厅有个小老板，小老板是个小姑娘……全是小。只是小姑娘却是个大学生，学的是一口大不列颠的英语，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很是令人喜爱。

为什么要叫作“双狗”？

虎牙一露，笑了：为给餐厅起名称，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另有一人见状说“你俩真像狗咬狗”。什么？那就干脆叫“双狗”吧。餐厅招牌上画了一对狗，假的；餐厅里面养了一只小白狗，真的。双狗变单狗，还是名不副实呀。大学生承包小餐厅，证明君子不必远庖厨也。

餐厅搞得那么优雅，那么洁净。她所放的音乐舒缓动人，她所设计的矮桌草垫格外别致，这里充满了一种高文化教养的温馨和亲切的意味，这里像这个小姑娘的心室。

没有喧哗与嘈杂，这里是一池静水，一朵莲花；也没有铜味，这里有信任，友谊，分寸得体；坐一会，听听音乐，休息休息，多好呀。文明是一种力量，同时也是一个境界。这哪里是一般的个体户所能达到和理解的呢？因此，仅仅知道赚钱就是愚昧；同时，仅仅能够有钱也并不证明就已经摆脱了贫困。是的，白族和白种人没有关系，大理也决不是大道理。

泸沽湖

“泸沽湖有多么美？”人们总爱这么问。

这怎么说呢？美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清的。只能这么说：面对泸沽湖，任何一个傻瓜用任何一种傻瓜相机（但需彩色胶卷），顺手这么一按——行了，这张照片准能参加全国影展，碰巧了说不定还能得奖！

这就是泸沽湖。

“神姿仙态”、“天上人间”这一类的华词丽藻你都可以给她，她当之无愧但又都不稀罕。像所有的遗世而独立的无名风景区一样，她们的美是孤傲的，是拒绝世俗的探访的，因为她们的美原本是由于世俗社会的遗忘和冷漠而造成的。九寨沟也好，张家界也好，哈纳斯湖也好，现在都著名了。泸沽湖也会著名的，但是，随着著名而来的是什么呢？随着什么而来的又是什么呢？有时候真希望制定一个参观这类风景区的法，规定只有有高教养的人才资格参观。不然，这些原始风景区很快会荡然无存。

泸沽湖是摩梭人的伊甸园。

是泸沽湖的纯情山水启迪造成了摩梭人的婚配形态呢？还是摩梭人的自然婚姻方式影响并美化了这个伊甸园呢？

人类遥远的母系社会时期遗失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一粒最后的种籽，一册字迹不清的孤本，一部有关远古先民们的活电影，一滴保存到了本世纪末的单纯的水珠儿。

我不想多说自然，自然风光如若没有人和其他一些生命，便是蒙昧未开的，便是浑然无觉的。所谓盘古开天地，其实并不要他怎样使劲费力，怎么开辟鸿蒙；他活着，他来了，他感知了世界，创造了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灵魂并赋予周围的一切以新的意义，这就足够了。他仰首望天时，天便开了。他俯首视地时，地便生育了，后来，过了 5000 年又 5000 年，盘古死了。盘古死时一定是幸福的，他作为先祖和先知，临终看到的是一个生机无限的世界，他充满希望地死了——充满希望地死和满怀绝望地活，该有多么不同！

这大概就是幸福。

但是盘古决没有料到，仅仅只过了 3000 年，人口已经膨胀得使地球的自转减缓，也使整个天空变得性情乖僻起来。先知的无限希望，竟是如此短促！

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伟大的本钱，已经快花光了。

而泸沽湖，恰是当初不小心遗落在某个角落里的一枚。它还存在，是因为人们在忙乱中没能注意到它，就像一个人偶然从过去的裤子口袋里翻出了一枚钱币。

咦？他看着它，奇怪而又欣喜。

他会用它赶快去酒馆再喝一杯酒吗？

没准儿。

但是摩梭人不会花它。摩梭人也许没有经济头脑，但绝对有生命意识。他们视这枚遗落的金币为自己的族徽、为自己生存的依据；他们虽然没有导弹而只有弓弩，却学会了和谐地与泸沽湖共存。